

旅美學者徐德清：美國華人既要抱團取暖，又要融入主流社會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美國社會矛盾在不斷加劇，特別是華裔、亞裔遭受暴力襲擊的事件頻發。尤其在這個月，芝加哥大學中國留學生遭槍擊身亡、費城的福州籍女生在地鐵上遭到群毆的事件引發了海內外的持續關注，在痛心的同時也讓我們再一次直面美國社會積怨已久的暴力、種族歧視、校園安全等問題。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不少華人群體對近期的暴力事件開展了有組織性、針對性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說明整個華人社會已經開始覺醒並有所作為。對此，華盛頓中文郵報特約記者訪談旅美學者、中美問題專家徐德清博士，關注美國華裔群體的未來發展。

問：近期美國發生了多起華人受害的事件，包括芝加哥大學中國留學生被槍殺，還有福州籍女生被攻擊等等。為何美國暴力事件只針對華人？這些事件背後有沒有什麼更深層次的原因？

徐德清：今年以來美國確實發生了多起的針對亞裔、華裔的暴力事件。特別是今年在芝加哥大學，到目前為止有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在校園內被槍殺了，同時最近在費城地鐵上有一位福州籍的女生被攻擊，這些事件令大家都感到非常震驚和痛心。

我想強調的是，這個是美國暴力犯罪的一部分，不僅僅是針對亞裔、華裔。或許是因為亞裔和華裔在外表看上去都比較弱小，而中國整個文化體系還是教育我們要與人為善、舉止比較溫和，因此在一些人高馬大的黑人、白人面前，我

們總體來說顯得比較弱，所以也容易成爲一種攻擊的對象。

而近期暴力事件頻發，首先應該還是美國槍支管制問題。美國允許平民持槍，這是美國歷史形成的一個部分，一直以來也都有很大爭議。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專門規定了保護民衆合法擁有槍支的權利，也就造成了目前擁槍派和反槍派長期的爭論，兩邊都是爭得你死我活，兩邊都是說爲了保護老百姓的基本權利。

但是由於美國憲法修正起來是非常不容易的，門檻非常高，所以也到了目前為止，平民百姓持槍成了美國社會一個無法解決的癥結，很多社會問題都是因此而起，並且目前為止依然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

其次，疫情暴發也給美國社會帶來很多不穩定因素。美國這個國家由於實行自由主義政策，防疫政策落實不到位，那麼就造成有的人打了疫苗、有的人不打，還有的人覺得這個防控對於個人的自由產生了妨礙所以就有反抗情緒，因此造成了社會動蕩，所以今年以來，美國整體暴力犯罪比往年多。疫情也造成很多人有抑鬱癥、狂躁癥之類的心理問題，所以這是個綜合性的問題。

問：我們也看到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多地的華人群體開始了抗議活動。那麼華人除了抗議，還應該有哪些舉動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徐德清：我很高興地看到最近我們美國整個華人社會有了對於反對暴力的抗爭行動，而且比以往更有組織性更有規模性，說明大家

都覺醒起來了。比如這次在芝加哥，整個芝加哥的華人社區、芝加哥大學中國學聯，還有芝加哥的華人律師黃正東等，還有很多華人社團都組織起來，首先在校園中心組織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同時，也在美國的主流社會發出聲音，美國的主流媒體、電視臺、報紙都報道了這個事件。華人也因此要求學校大力改善校園的環境，不單單是保護華人，也要保護整個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們，因此得到了美國主流社會的強大響應支持。

特別是在鄭少雄同學追悼會上，芝加哥大學的校長、教務長，我們中國駐芝加哥的副總領事等衆多重要人士都出席並講話。從一個側面也表現出通過這個悲劇，華人群體對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對於整個社會的進步也產生了影響。那麼當一個群體對社會進步產生影響力的時候，這個族群的作用就會增大，就會受人尊重。

另外一個是在費城地鐵上幾個非洲裔女生攻擊我們福州籍女生的案子，華人在當地組織了抗議活動，其中有很多主流社會人士的人參與了進來，包括有很多白人和黑人加入，反對歧視，反對暴力，說明這個是符合美國主流價值觀的。由於這些抗議活動是我們華人組織的，也更加激發了美國人反對暴力、反對種族歧視的決心，這就是我們華人在覺醒，同時也帶動主流社會的抗爭。

問：近期有許多華裔參政備受關注，例如之前的楊安澤，還有剛剛當選美國波士頓市長的吳弭。那麼華人參政是否真的能改變現狀？

徐德清：今年楊安澤競選紐約市長雖然沒有成功，但是成績不俗，雖敗猶榮。吳弭競選波士頓市長取得了成功，這都是華人參政非常靚麗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事件。華人參政的確對提高華人在美國的地位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就拿現在美國的印度裔來說，印度裔人口祇有三百多萬，不到美國人口的1%。但美國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中現在有超過19位的印度裔官員，包括副總統哈里斯，另外還有印度裔部長、州長，還有印度裔在美國大學擔任校長，特別是在美國的五百強公司當中有超過20多位是印度裔CEO。因此在政治上和商業上的成功，對整個印度裔在美國的社會地位提高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目前，我們美國華人有5,50萬，占美國總人口1.5%，但我們華人在從政參政方面還比較弱，在政府的高官基本上是鳳毛麟角，目前祇有三位國會議員，比例是相當少。原來還有華人州長和部長，現在都沒有了，祇有一個華裔的戴琦(Katherine Tai)是美國貿易代表，是部長級的官員。在美國的工商界的華人高管數量很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華人在政治上商會上還是很弱的。

華人整體的投票率還是比較低的。在這樣的背景下，華人要出來競選的話，由於大部分選民還是非華人，所以他們必須要以代表大部分選民的意見。像楊安澤和吳

弭都是民主黨，民主黨總的來說是代表少數族裔權利、弱勢團體，以及被歧視被壓迫的團體去爭取利益，所以他們的觀點有時候在一些中國大陸背景的成功人士看來，好像是有點離經叛道。但是他們基本上還是代表他們這個黨派和他們要代表的選民的利益。因此，可能與一些華人的利益并不相符合。

其實他們都很勇敢，能夠站出來競選都非常不容易了，我們華人應該設身處地體諒他們。比如說他們競選有100個議題，我們不可能100個議題都贊成他們的想法或者做法，可能有幾個議題我們非常不喜歡，但是我們不能因爲幾個非常不喜歡就否定了他們。而且他們以華人的身份站出來的話，有華人當市長和官員，對於提高華人的地位和華人的形象都是非常具有引領性的作用。所以我個人是非常支持他們，盡管我不贊同他們所有的觀點。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華人能站出來從政參政。

問：過去很多華人在美國祇生活在中國城之中，和美國主流社會交流接觸很少。在種族問題日益嚴峻的情況下，華人該如何打破種族偏見，更好地融入美國社會？

徐德清：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是，現在出來當選的華人國會議員以及很多地方華人議員和官員，包括戴琦、楊安澤和吳弭，都是中國臺灣在美國的第二代人士，他們的父母都是來美第一代人。由於是美國出生第二代或者很早就出國的，由於他們在美國時間比較長，對美國主流社會接觸了解的多，對美國的政治方面運作也比較了解，所以他們已經率先進入了美國的主流社會。這一點是我們中國大陸背景的移民要學習的。要首先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了解美國主流

社會運行的規則。之後勇敢地站出來從政參政，按照美國社會既定的規則去爭取去努力，去贏得美國主流社會的認同。

我們中國大陸背景的華人，由於歷史的原因很多都是生活在唐人街，而唐人街也有非常多的華人社團，無論是地方性還是專業性的、校友性的。特別是紐約、洛杉磯的唐人街中國社團是多如牛毛。因此華人社團應該加強團結，形成一股力量，形成一種聲音，這點要像黑人學習，黑人他們比較團結，他們有全美非洲裔聯合會這樣的全國性的有影響的組織，同時非常加強黑人社區的建設。印度人、韓國人也是比較團結的。所以應該呼吁，我們華人，不論來自於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不論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某個省，不論來自於中國的什麼學校，大家應該團結起來，最終要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聲音去表達華人群體的訴求。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向猶太人學習，向印度人學習，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猶太人人口祇占美國人口的2%左右，但是他們深深地影響了美國的政治、經濟、金融、教育、科技等各個領域。印度裔的人數比華人少很多，但是他們現在已經在政治、科技、工業、商界等方面開始嶄露頭角，很多方面超過了我們的華人，所以我們要學習猶太人和印度人，融入主流社會。

我們的華人已經覺醒起來了，大家都知道要融入主流社會的重要性並且行動起來了。目前要加大兩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抱團取暖，並不斷加強團結，加強華人社區的建設；另一方面，要像猶太人和印度人一樣，奮力拼搏，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從政參政，進一步提升我們華人在美國的形象和影響力。

